

最忆是春天

郭志刚



大自然四季皆美。你看,“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可以说春夏秋冬,各呈一时之秀,都有各自的美好动人之处。但在人们的心中,最

最忆的还是**春天**。
一般来说,春天是从立春开始的,二十四节气中,立春是四时之始。但中国人又发明了“春节”,老百姓认为过了春节就进入了春天,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春节是春天的开始。春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贴春联,什么春回大地、春满人间、春光明媚、春和景明等等,都与春天有关,把人们对春天的期盼和热爱表现得淋漓尽致。

春天是最美好的季节。古往今来,人们歌颂它、赞美它,把最美好的情感、最优美的语言都毫无保留地给了春天。早晨我们在睡梦中被鸟鸣惊醒,这时候有“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诗句;刚出门,突然觉得风变暖了,这是“吹面不寒杨柳风”;看到花,我们想到“一花独放不是春,万紫千红春满园”;一抬头,见杨柳依依,我们会随口诵出“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来到河边,有“春江水暖鸭先知”;望见河边的小草,有“草色遥看近却无”;一会下雨了,说“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反正,随时随地都是春

天的诗情画意。但在我们的记忆中,描写春天最精彩的还是我们小学课本里朱自清先生的《春》:“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小草偷偷地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飞来飞去”。真是太美了!时至今日,我们许多人还能背下来,这是那个年代我们心中的春天,亲切温暖。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还很贫穷。不像现在到处都是花,只是谁家院里种了桃树、梨树或杏树,才能看到少许的花,正因为少,才显得弥足珍贵,惹得全村人都来观看。我小时候,印象最深、感觉最美的是我大爷家的大榕树。春天来了,榕树开出粉红色毛茸茸的花,形状像梳子,十分漂亮。记得,我们村东头泥河岸有一个桃园,满园的花儿,最是好看,但看园的人不让我们靠近,只能远远地望。好在油菜花开了,我们可以在油菜地里尽情地游玩,那金黄色的油菜花,香气扑鼻,还有蜜蜂、蝴蝶飞来飞去,真是美不胜收。当然,对于孩子们来说,最喜欢的还是桐树花,不光因为喇叭状的桐树花好看,最主要的是桐树花可以制成有趣的玩

具。桐树花落的时候,连同它花根上的蒂一起凋落,女孩子把花蕊从蒂里拔出来编成手镯,戴在手上;男孩们则把一个个头盔似的花蒂用针线穿起来,像一条蛇。更有调皮的男生,让“它”在地上蜿蜒前行,吓得女生一阵尖叫。

说到玩,还有柳趣。勇敢的孩子爬上树,折下柳条,编成草帽,像电影里的小兵张嘎那样戴在头上,还拿着木制或泥做的手枪,有模有样地打仗。内秀的孩子则用嫩嫩的柳枝做成柳笛,大家比看谁吹得响,有的孩子还能吹出完整的歌曲。而大人们则用柳条编柳筐,以备生产生活之用。

春天的豫东大地非常美,绿油油的麦田一望无际,正是春耕春管的季节。俗话说一年之计在于春,这个时候,搞好生产,对全年的粮食丰收至关重要。公社就组织群众挖沟修渠,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当时正值农业学大寨,人们扛着红旗,喊着口号,人山人海,热火朝天,生产的场面十分壮观。那个时候要求“田成方,树成行,渠相通,路相连”,沟渠修得平平整整,护坡上写着“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树栽成一条线,像哨兵似的站得笔直。

人勤春来早。农民们虽然勤劳,但

春天青黄不接,粮食仍然不富裕。好在春天的大自然给人们提供了许多好吃的。树上的柳叶、榆钱、槐花,都是纯天然绿色美食,简单一蒸,鲜嫩清香。尤其是香椿,制成酱用馍蘸着吃,成为那个年代的珍馐佳肴。而麦田里的荠荠菜、面条菜更是受到人们的喜爱,做成的素饺子味美无比。

春天草木萌动,万物复苏。各种鸟儿、小动物也都伸腿伸腰,闪亮登场,给沉寂的乡村带来生机,也给孩子们带来欢乐。那时候的孩子们调皮,野性十足,春天捉蝴蝶、捅马蜂窝、爬树掏鸟窝、看蚂蚁搬家,都是恶作剧。但碰到燕子却彬彬有礼,一下子温柔起来。燕子是益鸟,在谁家筑巢,说明谁家是善良人家。燕子又是候鸟,天冷了就去了南方,冬去春来才又回到家中,人们像见到久违的亲人,很是亲切。春天我难以忘记的一件事是一次我们在麦田里薅草,猛然看到一只大雁,或许是受了伤飞不起来了,几个孩子慌着去捉,奶奶就劝阻我们不要伤害它。多少年后,我读到白居易的诗“劝君莫打枝头鸟,子在巢中望母归”,才深深体会到奶奶的淳朴善良。

春天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春天?

念奴娇·抗疫

姚梦辰

新冠突袭,举世惊,飘忽蔓延莫祛。纵览各国,阵脚乱,几至停摆失序。小小病毒,魔法不一,作孽二载。多邦躺平,世卫徒发警惕。

试看中华大地,遍洒英雄气。军令频传,号角劲吹,自始终,人民生命永系。上下同心,大白战沙场,逆行多举。旌展鼓急,得胜鸣金在即。

清明抒怀

史学杰

(一)
长堤杨柳轻,短棹碧波行。
颍河好风光,佳期近清明。

(二)
清明时节至,抗疫战正酣。
铁肩担道义,相思桑梓远。

回响

孙亚荣

一路失意,一路奔赴
我要远方的星光和玫瑰
哪怕前路冰雪侵袭
哪怕总要经历孤寂
哪怕炭火早天又错过暖阳
我不向世界妥协的灵魂
我永远对未知生活有所期待
横渡广阔无垠的海
跨越绵延不绝的青绿
站在山峰最高处礼赞
即使满身疲惫和尘埃

也要探寻世界的边界
灯光慢慢照亮街道
命运悄然被重构
曾经我与困苦为邻
如今我风华正茂

横渡广阔无垠的海
跨越绵延不绝的青绿
站在山峰最高处礼赞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

清明又至

路雨

春分一过
院里的那棵老杏树
开满了稠稠浓浓的心事
年近八旬的老母
和邻家串门的王婶
坐在暖洋洋的太阳地
絮絮叨叨地唠着嗑
一股股杏花的味道
不知不觉
融进了她们的话题
停了片刻
母亲突然说到了外婆
已经走了多年
在我记忆里模糊两可

模模糊糊的外婆
一直驻留在母亲的心中
她对王婶说昨晚她做了个梦
梦见外婆回家了
和先前一模一样
硬是舍不得走
一阵微风吹来
几只小鸟从枝头惊飞
带落了几片花瓣
我猛然想起
是不是快清明了
该陪母亲去看看
一直近在咫尺
却又那么遥远的外婆了

时光

王伟

走着走着
就有人排队了
先是爷爷奶奶
接着是爸爸妈妈
慢慢的
我们也跟不上
孩子们脚步了

不知道母亲忍受了多少悲伤
她常常握着
父亲生前用过的手机
一个人坐着发呆
她可能幻想着
手机里会突然再传出
那个她听了60多年的声音
父亲曾跟母亲说过
如果是他先走
他会把那边安置好
来接母亲的
一年之后母亲也去世了
母亲走的时候很安静
我宁愿相信
这是父亲来接她了



毛琦作

散文

记得那年三月三,风筝飞满天……今年三月因为疫情反复、封城等因素,这样的场景只能在家凭空想象了。

2022年的春天注定是安静的。
因为又一波疫情,整个县城进入了高度戒备状态。宾馆暂停,饭店暂停,除却定点生活超市与公务人员外,一切暂停。小城一下子似乎窒息了。

院子里的迎春花、玉兰花开得比较早,花瓣已然凋零,它们是春天开始的序曲。城里的人们正在等待桃花盛开的时节,三五结伴去放飞自我,踏青赏花。可疫情的反复无常让大家只能眺望和想象了。

自疫情暴发,我们与疫魔搏斗,大家的自觉意识增强了许多。隔离、检测,隔离、检测,还是隔离、检测,保持距离。商户关门停业,学校停课线上教学,禁止聚集等措施,各行各业紧密配合。

可恶的疫魔离我们似乎很遥远又很近。从开始到变异的德尔塔、再到奥密克戎就像变戏法,忽远忽近,幽灵一般在世界各地蔓延,防不胜防。我们没有畏惧,我们没有懈怠,我们没有惧怕,我们没有颓废。我们为防控疫情,节制得法,从容应对,没有丝毫懈怠。

散文

昨天看一朋友在微信群里发了一段戏,不由得又想起了我的母亲。

母亲年轻时当过一段时间的乡村剧团演员,但和父亲结婚成家、有了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之后,日日繁重的家务与田间地头的辛苦劳作,母亲就再也没有机会上台演出了。

印象中,我只看过一次母亲的登台演出。那时我还在上小学,有一年不知道是因为村里适逢庙会,还是赶上什么节气,村里邀请了一个外地的剧团,来我们村里热热闹闹连唱了几天大戏。剧团里很多人都与母亲相熟,为了方便交流,村干部就让演员们打地铺住进了我们家。之后的几天,每天早起之后与晚上睡觉之前演员们练功时,我和哥哥姐姐也一起跟着他们踢腿、下腰、翻跟头、吊嗓子,吃饭也比往日多了个白馍多了

随笔

十年前,人生若只如初见;十年后,却道故人心易变。

一步之前,一眼万年;一步之后,沧海桑田。

十年,是足够用来怀念的,十年后,牵念还未消退,心里还未长满苍绿,往事还浮游在眼里眉间,丝丝缠绕,亦伴随着一种侥幸的期待。如果幸运,说不定还会有重逢的欢喜。

“门前若无南北路,此生可免别离情”。再回首,“已是十年踪迹十年心”。哪样的真情能经住十年的考验,多数是,花期已过,便已枯萎,梦里花落知多少。十年的思量,断然不轻松,如果不是心生坚定,恐怕早已丢入尘埃。如果我不再提起,也不再坚持,并不是我忘了你,千帆过尽处,你依然在我心上。

无论亲人和朋友,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来日方长,我们有足够的时间也

这个安静的春天

高磊

伟大的造物主竟如此神奇、变化莫测。《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看万物生成、相生相克,花开花谢,此消彼长,云卷云舒、朝升夕落。美丽总有期限,一切的生灵爱恋都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疫魔来临防不胜防。我们与春天一起成长,我们相信病毒也是造物主给予的一个类别,它也像那盛开的美丽花朵一样,也有凋残的时候。猝然临之而不惊,沉着冷静面对,精准谨慎操作,定能迎来最终的胜利。我们的白衣天使们冲上去了,迎难而上、前赴后继,他们有的累病了,有的倒下了。我们的社区职工冲上去了,他们坚守在第一线,守卡点、做检测、搞协调,苦口婆心,坚守一线不破防。我们的企业家商会冲上去了,他们捐钱捐物,把爱心送到抗疫第一线。我们的农民朋友冲上去了,他们把新鲜蔬菜送到千家万户,保障供给

坚决不涨价。我们的文学艺术家冲上去了,他们拿起笔讴歌英雄,赞颂平凡,寄托哀思;他们拿起画笔,描绘英雄再现赤诚,书写着当代大写的人;他们拿起相机摄下一幅幅时代的剪影。我们要与春天一起成长,让鲜花开满四季,岁月静好,让生活更加美好幸福。

与疫魔搏斗,这个春天注定是安静的,安静的街道、安静的社区、安静的人们,安静得几乎听得到花开的声音。这是令行禁止的安静,这是全民素养的安静,这是为了未来即将升华的安静!这安静里有敲击键盘的线上办公,这安静里有按部就班的线上授课,这安静里有默默无闻的环卫清扫,这安静里有有序排队检测,这安静里有群众理解配合的心声,这安静里有上下协调一致的指挥与调度……在这个安静的春天,我们注定与信念为伍、与自信同行。我们的信念是平安,我们

清明时节忆母亲

时红明

盘青菜,这给平时连温饱都是奢侈,生活平淡乏味的我们增添了很多欢乐。

接下来的几天,剧团领导一再盛情邀请母亲登台客串。母亲先是婉言谢绝,之后实在盛情难却,终于答应演一场。于是某天下午的某个戏里,母亲就穿上一身大红戏袍,脚蹬厚底靴登上了解舞台……母亲参与演出的那出戏叫什么名字我早已经记不得了,只知道母亲扮演的是一个皇子(母亲好像一直是唱小生的),因为台上另一个衣着黄袍一脸威严饰演皇帝的角色张口闭口都

是呼她“皇儿”。而母亲出场时的扮相,英姿勃发,气宇不凡,让人看了惊为天人。虽然我知道柴米油盐琐碎凡俗的日常生活中,朴素勤劳的母亲即便无暇顾及梳妆打扮也仍能看出模样的俊俏,但那一刻我还是被舞台上母亲的英气与轩昂之美震撼到了,顿时心生出一种莫名的骄傲和感动。

那次演出,也成了我唯一一次亲眼看见母亲在舞台上的美好记忆。

回顾母亲的一生,其实是普通平凡又命运多舛的一生。虽然母亲是一个勤

欢喜,这样才来得真切、来得纯洁。

成长也伴随着痛苦的过程,尤其在这二十多岁的十年。二十岁之前,我们都欢欢喜喜,外面的世界怎么样,仿佛与我们全然无关。而现在,我们总是在得失之间反反复复,突然黯然失神。得到的未必是想要的,想要的也未必是值得的。十年旧事,有恨不能言,每立窗台,都看见灰尘很厚,究竟什么在流逝,什么在不朽。得失之间掂量着往事的重量,念及的却多是青春流逝的不舍。

也许年轻就像金丝玉衣,仔细审

十年

涂恩杰

有足够的耐心去应对别离或者欢喜,毫无节制地挥洒属于年轻的纯真。真等到有一天,我们激情膨胀的心在各种压力下慢慢开始回缩,才突然意识到,原来一去不复返的不只是青春,还有出现在青春年华的人。某日,打开床头的一扇窗,才发现,我的世界已变了样。

人生若只如初见,初见面,口不对心的斜眉瞪眼,佻装不屑,却又偷偷藏起你的笑脸。初见总是美好的,因为初见,因为陌生,不曾互相了解,也不用了解,没有各种外因的干扰,就这样无缘由心生

视,都是丝丝层层的错落,错落导致遗憾。某时某刻,遇到了对的人或事,于是满心欢喜。倘若时机不对,只能叹息一场。

十年,有过“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的哀痛,有过“昔我十年前,与君始相识”的欢喜,也有过“君行逾十年,会合何时谐”的思念……

十年,会很快,未及记忆,却已泛黄。在岁月的沧海里,时光如水,让人来不及感叹,一切都成了往事,才突然间后知后觉,望着青春远去的背影,回过神来——原来我也拥有过。

十年,剪下这一页生活的片段,我仍记得眉目相映时撇取的一丝温暖。从此纵然风吹雨打,心仍云白天蓝。

也许有一天,我忘了那时那景,却忘不了,那年那情。

十年,月还似当时,当时明月在。